

小格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九
一			門
二		九	三
九			部
二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九

備忘錄

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
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於己亥顛蹶之
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明年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
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
獨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
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既疎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
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
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

著錄正商隱存為歿齒之後永鑿厥愆焉

備忘錄目次

卷一

二百八十四條

卷二

二百六十六條

卷三

二百八十四條

卷四

二百四十二條

錄遺一百九十一條
備忘四卷 先生蓋取庚子以後日記節而錄

之名曰備忘雖本子朱子自備遺忘之意亦所以嘉惠後學也庚子以前所錄者名願學記先生云讀書錄當從續錄讀起以其為河津先生晚年之所著也先生年彌高德彌邵所見益真備忘一書純粹以精比於讀書續錄今列之全集之首俾世之學者奉為正鵠云爾闕逢涪灘後學鹽官吳士銓謹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九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較

後學海甯吳士銓參訂

備忘 一百八十四條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以下庚子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寶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敵義

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采善不遺於細微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無小事大事成之敗之者人也所以成之敗之者天也究竟人不能勝天大人只是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耳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於民鑑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一條胡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季心亟稱許魯齋學者以治生爲急之語謂後世學者不可不知此義或者乃以謀道不謀食爲疑季心使其子市鹿角爲膠以少佐衣食之資或者亦以謀利太急爲嫌噫貧士無田不仕無祿復欲諱言治生以爲謀道是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否則必以和尚之托鉢爲義坐關爲

修道也亦可謂踵末俗之敝風習而不察者矣特爲錄出以告同志以見古之人有言之者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恥可立禮義可行
傅奔上高祖疏與退之佛骨表同義但其十年長養一紀
教訓可以足兵之論不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言
爲無弊至其後對太宗云佛乃胡中桀黠誇耀彼土中
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
益於民有害於國數語言約而理盡恐亦非退之所能
及也○桀黠誇耀四字恐未然繩以堯舜之道只是賢
知之過

司馬公論太宗推刃同氣之事云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
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
地嫌勢逼必不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
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竊謂其
失獨在高祖而已高祖若能處之得當隱太子卽無太
伯之賢亦可無害今焉高祖旣不能行文王之事建成
元吉各懷異心以圖同氣毋論太宗無子臧之節雖有
之終無全理然則爲太宗者奈何或者於建成召太宗
飲酒而行醜高祖遣之居雒陽之日卽奉命以行疾驅
至雒陽擁強兵以自固猶爲不失大杖則走之義然父

子兄弟之間難言者多矣若既至雒陽而或以高祖之命召之召之不至以兵討之則奈何曰亦唯有亡而已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亡將安之曰此際唯有俟命於天而已若天命不佑必不得已而死可也喋血禁門之事必不可爲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爲自得知之非艱行之唯艱學者到得知行合一方好然要到此處煞費多少功夫陽明之門起手便要說此話便不是所以流弊不可言

易師上交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可

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世酬功而言若推本而論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以爵土觀淮陰侯事可見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懋德多矣貞觀之治尙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尙書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旣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也

觀於魏公之眷幾於不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甚多士女猶有雞鳴勸戒之益况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其惡雖多總從此二字來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旣失刑平尙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旣廢薄征猶可足民暴征橫斂傷養之甚也其

原皆由於人主淫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

人有之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高宗於所遺帝範十不遵一甚至納父之妃殺顧命大臣甚至殺其父所命之婦與所生之子而俱不顧乃欲加誤斫昭陵柏之人以重罪豈非一轍

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白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己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曹操言若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帝幾人王論其事勢誠有然者唐之武氏亦然但二人之心主乎篡弒非爲漢唐社稷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篡也

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於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遜位而去亦無覲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母而北面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

立宗制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此條尙宜斟酌若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則後世實可爲法

朱給諫崇禎閒朝士多通貨賄朝廷惡之遣衛士譏察甚嚴餽贈者俱易以黃金於拜見時密相授受雖左右之人不得而知也給諫朱公謂人曰古人畏四知今日只有三知或問之曰唯有地及爾我知之天亦不得而知也一時傳之先是爲荊州司理時嘗寓書執友有云做人做官一樣事天南地北一樣人

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卽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卽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興妖言競起固有由然也

僧道及師巫邪僻俱可哀矜不足惡也○漢章帝元和二

年春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人亦何樂而爲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於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在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綱目立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爲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

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眾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此條可入辨惑編俟考其全文

家國無二理治家與治國亦無二道不必有赫赫之功昭昭之名只君明臣良庶政修舉時和年豐太平無事便是舒長景象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腳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為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止之勢嗚呼可不慎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於學而無所成者以此○誠則一

李鄴侯辭尊居卑恐是東方先生避世金馬門之意不知古人曾有論及此否○郭令公窮奢極欲李鄴侯為別

駕刺史疑是一意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其歡心此仁之於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禮記生日父死曰考易蠱初爻幹父之蠱又曰有子考無咎人子不幸事非賢德之父生則起敬起孝使不陷於不義歿則修身立行克葢前愆皆幹蠱之事也

陸宣公曰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於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所見士友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是日因解曾子啟手足章感而書此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之固有以害之害之固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為親切與朋友交無能改於其德愧恥孰甚其道只在修己未有己德不修而能益人者也在易為弗損益之之義

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

意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於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天於萬物如一父之子地於萬物如各母之子於此亦可思一本萬殊之義

顛沛之來固由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於人乎向來見解終覺於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於爲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於天下有補卽得一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利

貞

史書失實不可盡信又況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貴乎知言也○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卽難論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其事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則亦不難論

大學之書所以信其爲曾氏之門傳述者以其學爲曾子

之學也其誠意一章則三省吾身與謂子襄大勇功夫也其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忠恕一貫之旨也其正心章則思不出位之旨也其明德新民止至善則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之旨也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本內末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財貨爲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於天地萬物一而已矣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其敗亡而已

唐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爲司空圖易爲韓偓難蘇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測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數以馭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狹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疎小人以德怨爲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狹邪爲氣誼

自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爲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一變爲上者力愈省爲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炎

之兩稅也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祖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載丁田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友有多少無可奈何處

寧受人喚迂喚腐必不可使人說得個薄字上寧受人喚假喚矯必不可使人說得個邪字上

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爲莊宗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爲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義啟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唯恐仲討賊之義耳

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蘇轍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爲秦儀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說蘇轍文學而用之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此元祐六年以蘇轍爲尙書右丞時疏也竊觀子由文章亦未如子瞻之橫然其學術則父子兄弟一途也但其閒有甚與不甚之別耳康國之論實百世之公

言剛狠好勝子瞻此病尤深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爲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爲二矣爲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真也

周世宗時南漢宦官專橫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一隅之地宦者近二萬人人之求富貴利達者至於如此哀哉

康節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平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儉之反爲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主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慝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通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爲亨道窮爲困西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興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也詩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矣

詩云四方之綱又云王后維翰綱舉則目張幹立則枝附人能於斯世斯民爲綱爲幹乃不負七尺也必如是而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否則存亡生死焉能爲有無乎古人行己有恥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今日廉恥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常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爲則志氣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讀得一種書決有一種受益處目前卽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慎擇於

初耳

經世本於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斑耳文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於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及其親推此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己甚之情鮮不爲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

勢亦足以至於慝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巖牆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即飲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牆也古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即首章中節之和立天下之大本即首章未發之中知天地之化育即首章位天地育萬物也

天下至誠只是致中和到極處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於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為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庸齋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斷自濂洛以爲舍是皆斜徑嚙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嘗言姚江談致知嶺南談體認其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害有甚於膠固拘瑣者於是著書數萬言於知行博約之類皆巖

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說

故舊不可有疏新交不敢不慎

陳獻可云有吹者數年不見一日過之方舉遂見其從容端坐體直手平未發聲也獻可曰爾學進乎吹者曰先生何以知之曰觀君容狀已不同矣及吹果大異眾工也其人有聲三吳閒噫曲藝且然況學者於容體顏色詞令之際其可忽乎○有諸內必形諸外古者射以觀德亦是如此

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闕茸鄙瑣

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人見方爲光明

味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於父兄外則謀於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晦昧陰陽之別也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干天

之殃者罕矣

程長年先生曰舉世都被王陽明騙過他卻從參悟中來的他平生極是詭譎噫世之儒生知之者鮮矣竟被此老兩句道破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於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適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
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佃其擊鹿豕搏虎豹技藝勇力與
臨敵制勝無異今之水陸操直同兒戲其臨戰獸散宜
哉

博文約禮不是先博了後去約隨學隨約所學方有用力
處方有得力處如詩書執禮是博文事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便是約禮事卽如教子弟誦詩舞勺學射御是
博文事學幼儀灑掃應對進退便是約禮事矣日用行
習無非是物所以欲罷不能也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
季爲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
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
稱伯仲此說爲是

聞一知十若決江河也聞一知二以三隅反也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
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進言如用
藥須中其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

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
怨尤

生財大道至末五節疑當在不善則失之之下楚書曰之
上

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偽字百惡都從此起矣
習奢又未足以盡之

微子爲紂庶兄而不得立伯夷叔齊讓國而去天之欲興
周室也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爲二途非也夫子教人自博文約
禮至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
動卽是慎獨請事斯語卽仁以爲己任也其言顏子之
學異乎曾子者其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爲頓悟

薄曾子爲漸修也且思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
等篤實者

觀涇野集王虎谷其師也湛甘泉其座主也何粹夫王端
溪是其友也近代學者涇野其賢乎

戒慎不睹卽不動而敬也恐懼不聞卽不言而信也世儒
不知說到何處去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
定外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前者豈不有閒自茲
以往相去衛武懿戒之日尙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
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子

歲暮
自警

實錄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於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之後於理宜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概論況乎繼嗣之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託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

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已之所

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復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勤以養德

儉以養身辛丑元旦
作家聯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腳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因解有朋自遠方來有會乾卦五爻雲從龍風從虎之義

有龍雲必興有虎風自烈特苦非龍虎耳何憂無風雲哉因解孝弟爲仁之本有會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義此意看果核自見

賀黃門克恭與白沙講學遂解官去教其子只學耕事不得讀書言讀書不養實反滋驕僞於此可見康齊之教澤矣然不令讀書終是偏廢不令作文應舉可矣書何可不讀顧所讀何如耳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贊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於稱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盍亦論其世乎

東漢諸君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寬薄夫敦

宋於去位諸臣得請祠祿雖非禮亦見待士之厚至於致仕官給半俸仁宗猶以爲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詔自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真三代以後希見之盛事也○待士如此猶有劉豫

張邦昌之徒真犬豕之不若矣

史載驗河水法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竊謂此雖就黃河而言恐天下之水莫不皆然志此驗之

古人貴嫡而賤庶故立子必以嫡無嫡則立以長不得已也傳載世子母弟必此意諸侯一娶九女其媵娣則二國之庶女或卿大夫之女亦貴嫡之意吾見子女凡庶生者多不及嫡生之賢雖其賢者亦有一種不佳處豈緣所稟者然乎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爲淫泆則先亡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卽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創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邱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人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夏之變交

作乃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主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

宋仁宗不及漢文帝文帝天資美神宗亦英主卽不能盡用明道若韓魏公司馬溫公始終輔之亦可有爲惜其好大喜功一念深爲安石所中遂至善類一空生民窮困禍及宗社也○人主好大喜功者未有不樂用小人荆公志有氣傲學雜才疏○論安石必以溫公爲當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之爲學只此成法而已姚江一派啟口便說顏之卓立曾之一唯至於博文約禮則又云

但可謂之弗畔而不可謂之知道亦何不思之甚乎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盡欺人乎耄耄者不失其赤子之身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此觀之畧可觀矣

貌言視聽思非物自外至者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之謂失其本心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

哉雖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為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於高帝慢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概論容俟詳考

吳康齋不就職固是因石亨之薦然以愚度之君臣之間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而後可以有為竊恐本朝崇尚科目布衣之士不遇明主即居宰輔亦未必能行其所學也

詩王事靡盬監字義極可思訓云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

懷苟且之意即不能縝密周全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為然也予於秉心寒淵及茲義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原校訓云下疑失一不字遂主不道耶律余覲被讒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教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於上學校興於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奇浮末左道亂眾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

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辟邪侈之輩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革面而聽從其惡遂隱於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袤者可以駭眾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正詖淫邪道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

古人立教六年出就外傅十年居宿於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疏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比匪人導之淫泆一旦早知女色至於伐身天命禍不可測也

原校六疑作十年二字疑衍

水性清故能滌萬物之汙當其濁時勢使之然耳終不能累其清之體也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閒卽俗樂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况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噍殺猛厲繁促其音節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閒似矣若謂不必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

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既竭耳力足矣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章輕棄典型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未之思耳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卽與宋從事者遠未亡也乙巳二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矣於此可見金人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不幸而幸者天也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

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洩淳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卽非天地之心失君師之道矣

孔子生於周其從周臣子之義也固不待言其曰吾從周者豈以孔父之後得以用殷之禮歟然不可考矣

予幼時見外舅諸先生觀人於所忽處及長惟見李石友亦能以微忽處取人之長今思之具此見識者寡矣

高宗不得秦檜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臺諫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旣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尙有所顧忌

也至於內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於殺身者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爲讎者悲夫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天下有道則化小人而爲君子猶仲春之月鷹化爲鳩也天下無道則化君子而爲小人猶仲秋之月鳩化爲鷹也

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於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遠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讎殺岳飛竄張浚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爲恢復之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據史策所載測之孝

宗尙非金主雍之敵也於此幸得孝宗爲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寧當之亡也久矣

世人有志於學者少嘗言儒門澹泊收他不住然一種世味澹泊之人却又不喜務學多向別路去蓋儒門緊嚴人不耐檢束樂於縱肆耳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卞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況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缺望之心生而覺郅起夫旣見絕於君子則必勇於比小人遂

使京鏗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竊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

凡事爲近代之所不忌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恥顧乃從而願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迂濶相啾相和而出於蔑禮棄義之一途人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鑒乎其言之今人俱信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於小人

聖人之道如布帛菽粟食之可飽衣之可煖失之者死故不可須臾離今人之爲道者皆可離之類也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於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閒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以古今而論唐虞三代是陽用事後世是陰用事以一代而論開創時必陽用事亂亡時必陰用事以一生而論少壯是陽用事衰老是陰用事陰是死氣

尋省平生過咎率因見事遲而發之躁見事遲則當三思發之躁則雖敏者尙不及詳况見遲之人乎宜其多事後之悔也

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疏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祝開美吳仲木擔荷勇氣魄亦大若久在世間亦不無補濟然皆所謂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也少年行事儘不滿人意所以敬信之者少吳忠節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可惜仲木初聞不領此意

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中秋次夕夢作哀詞內一語云歸道義於六虛還文章於天地不記何人

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不可謂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末橫決至於三綱淪而九法斃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

不從存心做功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

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月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出此

入彼之勢也不可不慎○父兄在子弟前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眾矣

天下文敝極矣唯敦本尙實可以救之夫子所以有從先之志也

文敝而詐僞生詐僞生而爭奪起自古及今無不然也錢愷度述其外舅沈司空戒子孫之言曰凡世家子弟切忌者三字曰臭滑硬○人能見利有所不取見勢有所不趨見非義有所不爲方能免一臭字○臭之反爲高

潔滑之反為忠信硬之反為謙和一言以蔽之曰學好而已矣

酒色財氣四者皆足以亡身覆宗然四者之中財色尤甚犯之即為汙穢所謂立身一敗百事瓦裂孝子慈孫不能改也貨色兩關學者何可不視之如洪波如烈火如

虎狼蛇蝎如兵刃鼎鑊乎色尤甚於財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原校一本有故古稽今居二者廢其一不可以為學

三句

無財非貧忘稼穡為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為賤

舜之所以為舜者孟子言之親切而詳盡以尙書論語中

庸言舜處類而觀之自見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一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己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

學者實能從事於主忠信徙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田之賦役繁重極矣見年之役更苦國家重黃冊漏田尙少若戶口之漏者十人而九籍此以貼役見年其稍蘇乎○田賦輸米是矣條邊徵銀甚非古法有王者起倣唐庸調之法易以絲麻布疋為當其無田者計口輸役

楊國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銀若干猶之可也如是庶田畝之賦稍輕而游民不得以逃役矣○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爲首務○戶口冊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麗邑在市麗市在鄉麗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麗籍者倣古髡爲城旦之法則游民稍知警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水利之不講未有如本朝之甚者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事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漢承秦敝然有殷之意宋繼五代之亂然有周之意轉移之者君相而已唐之風俗不美人才却多不可及者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平日於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寮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絀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於木如臨於谷而已○匹夫

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爲也

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見
寃於醜婦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大
多緣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是格
得天事之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己而已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爲
藩籬之藉

柔弱之人旣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已見自
以爲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於果敢而窒學問之道
可與有爲者真不易得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
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
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
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
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
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栽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者覆
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

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疏節濶目儘無害文具徒繁
何益於治大都本朝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
修正之

國家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之
閒三代之風邈矣

夫子論為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於
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
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不修便要
敗壞去

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殆
似之先儒所以顏孟並稱

教子弟記誦似為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
無別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築
牆一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挽右
邊推決無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恭佩言今日公私俱匱若欲賑饑從何設處子謂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但憂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耳若有至

誠惻怛之心以爲百姓亢旱之日儘有水利可講何至於饑禹貢揚州之域震澤底定其大綱也吾鄉去太湖不及百里溢則有洩乾則有蓄地方官留心民事可以無饑失此不圖而言賑饑抑末矣然則爲今日計將如何曰江南苦役久矣目今編審里役若以令於民曰能蠲米一石賑饑者准免田三畝差役則輸者歎矣此則不待勸諭而從之者歛於事理亦無害也若他歲則又別有商量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人挾策讀書每事當用心講求若此亦其一也改過非難知過爲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人

道哉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

自省平生得力在聞善則信之而不疑然輕信而失者不少矣慎之

有疑不可不闕

子弟生質美者苦不得賢父兄父兄賢者子弟生質復不美豈非天地之憾。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以下壬寅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之見君子聞聖人之風而不之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吝與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爲賢智之過裁之于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免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勇者爲賢知之過裁之于義自有決然當生決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之不精徘徊兩可

之間又未有不爲子莫之中者然則一步謹恐懼何時而可忘乎。亦有講求於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

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水平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奉三無私移風易俗而不知爲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爲解幾何而不流於邪僻乎

神道設教猶孟子云所存者神也而天下服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濶畧者則進之以慎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概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也

學問之事須是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益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

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荒政興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於治水利修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饑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末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病者爲可耳

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庶

免於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慎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於友取友不易言苟非其人爲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

人之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慝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己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詳二字爲長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

四陰之勢猶眾盛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於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

利者矣大小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人之氣稟不齊故心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既重卽不免蔽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己或從而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君子無所爭唯當仁不讓

子二十三四以後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蓋篤信先儒之

言故也然於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究心於釋氏與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於二王可知姚江之教較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儒有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稟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於爲惡而所言所行已入於惡大故由於世教不明可憫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何況其下者乎

四體不言而喻功夫純熟後自有不知不覺從容合節之妙正如寫字一般其初寫倣却恁用意到得熟後自然動合法度也御者得心應手大匠運斤成風可謂善於形容矣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己所謂體用一源也有諸己然後能篤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爲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龐事雜而

邪慝作

祭統云非齊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伊川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朋友之樂有過此乎當亦天運然也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出行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出書蓋非後儒所能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

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

則解釋其辭義於我何有原核可以一作可謂

示學者。一曰辨心術邪正義一曰明義理讀書窮理一曰治

性情剛柔過不及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一曰

謹言語 一曰慎事為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純熟後則不習無不利也

明道其殆默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於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明道似顏子考亭似曾子

繫辭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數語
是默識注解

子質本寬緩其有緊急處則由于學也亦本疎略其有瑣
細處則由於學也要之是樸鈍人其肯受詩書朋友之
益得力全在樸字其不能多受詩書朋友之益受虧多
在鈍字然不可歸咎氣質還是志不篤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
別剛過者恆失之勇直柔過者恆失之恭慎是以易道
貴中也能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行此
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不
至是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川上之歎夫子偶於川上有感而發非是川而外遂不足
以見造化也天地之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非是物
造化一
作道化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偽見應事之得失
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人能忠信為質而親賢取友以文之則庶幾矣此繪事後
素之義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平矣
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家誠
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以
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而至
於下達也

誨字從言從每世衰俗薄士之有志於學肯從事為心慮
上理會者絕少不得不與諄諄言之雖至於煩數不敢
引責則不告之義而止也

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拔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為
之也真仁者之言況今世道淪胥人才彫喪視鐵崖時
已倍蓰不同人有一分好處當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
貳明道先生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百受人欺不可使
好賢之心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忍不仁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仁也偽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庫
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
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
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
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
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云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又如蒙
四爻困蒙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
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當
然其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勢如
是而處之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
然吾平日自謂不敢負秉彝之良者蓋在乎此往年吳
子賓來一再相見謂予曰聽先生所言大指莫只是擇
善否當時賓來十六七却敏快如此於今每念之不能
忘也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
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時人

無所不至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信而已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為人苟自好即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為小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即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分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為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在

已在人總只在辨之於早若反求諸己不免有小人心祇有刻責自治至於處人又似不可一概韓魏公有言知其小人即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戈矛生於牆戶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着也

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非也孟子所謂設辭此類是也其流弊不可勝言祇因夫子當時責其佞而不責其立言之謬故後人便是非不定大凡稱人之善與責人之失各有權衡兩美則稱其尤美者兩失則亦責其尤失者當時民人社稷之言特因夫子責其賊子羔故以此自文則已不免禦人口給之失矣子路素稱忠信

而亦有此夫子所以責之之深而未暇及其立言之偏耳非以言之當理而舍之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至於同流合汙者

艮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先儒恐人將主靜二字誤看故爲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嚴胥失之矣

道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濟質本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朱子於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亂折衷於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此是何等心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己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螾蛤有子蝮羸負之便全體俱變至如獼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而况靈於萬物之人乎友輩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者自賊賊人者也

溫寶忠母訓中何曾牛頭打得馬面之說莫誤看牛打作馬固無此理若服牛乘馬竟廢驅策可乎玉不琢不成

器古人之言非與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詖淫邪遁之言出口皆是乃遂因之自信而欲強人從已爲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洪水猛獸無地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訥乎

子弟既讀小學卽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卽使不讀經書亦足以爲善矣

錢雲和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爲人子終身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素服入祠堂請主臨祭終爲不安至飲餒尤爲不可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不能已正如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只是

感時物之變而與其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子於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概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年當愛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邱壟賴有祭掃一節然主祭者已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助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則將終身不履墓地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若疑哀敬之不可同情服食之不可從吉或者移之次日可乎忌日則致其哀次日則致其敬人子之心似可稍慰家禮服黻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禫而緇黻

色想亦服織之意至受胙飲餼家禮於四時之祭行之
忌祭無其文而特於徹之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
不聽樂則又可無疑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
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溫涼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
有之學者讀一家之書守一師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患深於物蔽先哲云
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
之私正如鴻毛之燎爐炭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
學之士於物欲亦知力去至於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
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幸乎

己丑庚寅之間友人有謂予忠信者顏雪癩惡我者也應
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
者也規予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物功夫
予思之深中予病并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
來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司馬溫公劉元城之集着
力處重自此則一意讀程朱矣

人不可無直諫之友予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之卑
汗其不失足於張溥周鍾之門者皆其力也其言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已而

交寄生其言曰君只本質好學問之道全未是也予雖應之曰要我學二氏決不可得矣然心實服其言常至予家謂予曰竟如寓舍何也聞而愕然思之實於事物不甚經心然不能改也三十六七交季心規予曰誠意在先致知兄道理只從書冊上求人情事物如何不察予固已志之又數年癸巳韞斯以予初學備忘質之袁仲哀仲曰山陰不脫姚江習氣吾是以不敬山陰考夫看來不脫山陰習氣韞斯述其言告予予答之曰吾於先生之學未能得其萬一况敢言脫乎然未嘗不服袁仲之知言少年見理端的僅見此人韞斯問予曰王

何如人予曰孝子韞斯曰大節不足稱也又問曰王且何如人曰宋之賢相也韞斯曰贊成天書可鄙也公得志將無類此等人予曰古人好處正學不來渝安云考夫規模寬大而力量不足斯言蓋往年聞之鳴臯云種種皆藥石之言也恨不能從而改之慚負良友深矣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却恐駸駸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己而已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己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

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

目前做此事即從此事做功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即

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原校一本即從此事下有上字

季心云考夫終為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為季心所誤

竊謂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合一故為是過慮

耳實懼修已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

自強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

之

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九終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九

備忘一

七